

雙

池

文

集

雙池文集卷之七

文

雜文祭
文合集

婺源汪紱稿

宿野廟文

康熙丙申新安汪紱將之閩道過鉛山資用乏絕
旅店不留惟時紅日西墜東見兔魄行李盡息四
顧無人乃更行深山中過平林上危坡見古木陰
下有野廟焉爰入而託宿於此時夜人定明月當
戶清輝溶溶照射神像廟中之神黑面蒙巾身衣
僧衣巍然趺坐寥寂無語汪生長揖而問之曰噫
爾何神爾何神爾生其何德於斯土爾死其何功

於生民吾觀爾之服非先王之灋服吾知爾之行
非先王之德行而況乎邨墟遼遠僻路深林又安
知其非魍魎之所託而獫狁之所憑迺爾居然廟
貌竊擅威靈絜飡酒醴濫饗粢盛攘上天之禍福
欺下土之蒼生嗚呼榮名非可久微厚實非可倖
承物成則毀日中則舖世有狄公爾其焦土予也
讀聖賢之書懷仁義之志負經世之猷抱憂民之
意迺棲遑而不遇至立錐之無地爾何幸而安居
我何不幸而遺佚今者行道偶過棲託無所蹙借
爾廟以旅於處爾如有靈當爲我役彼山魍驅彼

豺虎禦彼盜賊守茲門戶無動我篋中之書無驚
我夜闌之魄無使猿狖長嘯而呼風無使鳩鵲悲
鳴而踞月爾或者藐我孤身有言不信自恃明神
之尊不用書生之命俾殘形擾我周公之夢使花
姑誘我趙雄之贈我則斬爾之首毀爾之身焚爾
之廟逐爾之神爾其順命於當前無俾遺悔於後
日子旣辛勤於道路亦以倦勞而偃息於是和衣
曲肱頽然就睡見一老僧容貌甚陋扶錫而謂予
曰嗚呼爾一介書生行李顛連資身無策不迺大
言慢我明神擾我安禪口鋒舌劔緝緝翩翩視我

藐藐刺我詹詹我處於此蓋亦有年歆一方之祭
祀饗閭塾之明禋我自幸傲與子何與子爲何人
獨爾張目且今之守牧庸庸碌碌素餐尸位竊威
弄福民利民弊孰興孰復若秦視越漠不相屬迺
猶然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竭民脂膏饜彼口腹然
而坐擁厚利安居華屋前麾旌霓後建左纛豈非
人面之妖狐而衣冠之土木子謂我無德而尊榮
彼亦何功而食祿人自畏我之渺冥人自憎子之
迂腐子如有才則何不高譚闊論安天下於廟廊
之上胡爲乎落落寞寞而爲此窮塗之哭今之傲

倖而富貴者子不能與之廷爭而面折而胡爲獨
於我乎僂辱汪生忿然大怒拔劔而逐之曰窮達
命也出處時也貴賤分也目前不可憑而後此未
可知也爾惑民以神姦聖道之賊也尚嘵嘵其辨
言吾劓爾舌焉老僧逡巡畏避俯首太息劃然驚
覺空山闐然而東方已將白

詰胥文

林洶動地震蕩排空勢鞭雷電威礮蛟龍皎皎雲
旋巍巍山起岸奔城走倏忽千里誰爲此者曰伍
子胥不佞汪生敢問大夫父以讒而待戮兄應召

而就誅子含詢而忍恥獨歆傾而事吳挾蠶蠶之
含毒終霸吳以成名值途窮而日莫遂倒施而逆
行雖信讒其可誅而楚平終子之君既敢以君爲
讎敵又何眵乎亂臣吳有作難之臣王僚其未可
事也何耕野而陰厚夫專諸竟大夫之爲主乎弑
也吳之遠跡至郢也則謂大夫之功何橋李之傷
趾也而闔閭竟以敗終夫差好勝以忘讎忠焉能
勿誨也迺爭於先王而立之者亦大夫之憤憤也
誨之而不能其猶可奉身以退也柰何不早見
主之不同量以至於入江而不悔也稽大夫之生

平已再冒乎不避徒一死以鳴忠所謂忠者安在
爲君使而囑其子於他邦大夫實授讒於宰嚭律
以人臣之私交則屬鏤其堪齒今日者吳其沼也
孰使吳猾夏以勞民亦大夫之教也胡蓄怒其未
平至於今猶畀畀也如大夫者殆所謂氣矜之隆
然而未聞道也嗟乎彼吳越之興亡不其忽諸而
大夫之廟今猶祀之此逆流之不息胡以爲也食
報亦已過情竊爲大夫恥也何所懲其怨尤兮願
大夫之反求諸己也

焚稿文

新安汪

紱

於丙申丁酉二年之間因道路流離心

無俚藉每寓言託物以舒離憂多所著作而未軌於道有時文數百篇雜詩百餘首雜文數十百首中有圈者點者駐者讀者句者抹者塗者乙者真者草者前後不相接續者卷帙散亂堆塞滿笈既乃悔之曰所貴乎立言者欲其內有以益於身心外有以關乎世教前可以質諸聖賢後可以開乎來學也靡蔓者何爲將聚而付之回祿焉門人進曰凡此皆先生心血也成之者數年毀之者一日先生昔胡爲而爲之今胡爲乎而棄之也哉先生

憮然曰噫孰使然哉予將存之邪非古人立言之道也予將棄之邪念成之者伊誰何毀之者疑恧然而少恩也於是以歸藏筮之得離之益曰成有渝焚旅而得居无咎无譽復以周易筮之遇復之无妄貞曰復亨反覆其道七日來復悔曰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喟然歎曰棄妄而復真神有明訓小子不德敢貽悔吝於是發笈燬稿焚之於西堦之上先以杯酒盤餐爲文而祭之曰嗚呼爾非汪生所作之文邪夫書契肇於上古所以濟兆民之庸粵迺聖賢繼作而嘉言懿行與夫文章禮樂筆

之載籍歷千古而道隆凡此皆以闡天理之祕立
萬世之灋而豈偶然者之所可同柰去聖日遠文
辭益雜而於是蘇符張舌屈騷宋賦漫淫漢晉文
人墨士各蚊聚而角技乎雕蟲六朝以降文運日
替俗益靡靡而後世之稗官野史傳奇雜劇淫辭
豔句日以競出雖大地爲架而有所不能容究之
而月露風華卒歸泯滅亦何用勞神殫慮以爲是
競秀而爭濃是固世數之盛衰亦操觚者之未知
所折衷予之役役於爾也亦旣匪朝伊夕而幾易
乎夏冬爾不能輔我之令德而彰其聞譽於無窮

而祇以勞予之心思弊予之筆硯以妨予進德修業之功予知爾之出也非不陸離光怪足以驚駭乎流俗而瞽惑乎愚蒙而第是揆之於聖賢之道詎非遠耆德而比頑童廢雅頌之樂而從事於鄭衛之風予旣爽然自悔亦請長與爾辭爰集爾而付之祝融爾其灰消煙滅收華辭於北極斂逸響於東峰非我之愆然而遽謝實爾之不德而不足以相與於始終爾可以無復入我之心腹腎腸汚我之輔頰齒舌而我亦惟是先正格言之是從用儼辭而酌酒其尚鑒我之愚衷

謁卞公廟文

維年月日新安汪

紱

來金陵得拜謁於有晉尚書

令徐州刺史卞公之廟因有感而陳辭曰學術之
與事功原無二致忠臣之與孝子實匪兩途昔魏
晉之式微王何之輩倡虛無之說於前夷甫之徒
著清談之風於後卒使人鮮實行家尚風流上無
道揆下無灋守以致匈奴猖蹶中原陸沈是蓋無
學術因以無事功異說之流生禍也然晉室之肇
運原非有作忠作孝者立後王康寧久遠之基蓋
曹瞞竊漢室之鼎而司馬負魏家之篋爲人臣而

不臣而欲臣之能臣於我固其難者是以百年之內纂殺相仍魏晉之交實人倫之大變也瑯琊正位喘息僅存風景不殊而北望徒爲流涕何江左諸君子不悟所以敗亡之故而猶然執麈尾爲談柄慕道韻爲高風坐令王敦跋扈蘇峻稱戈臺城再墟束身無策求其砥柱中流而維持名教者伊何人哉獨夫子之立朝也克敦實行瓦石自甘儉素清勤至舉世嗤之而不顧飛彈王導之章凜然大義諫徵蘇峻之疏允矣訐謨清溪之役父旣殉國於前子復殉父於後學術旣正而忠孝無虧嗚

呼有晉百年之間求其砥柱中流而維持名教者
舍夫子伊何人哉使當日有晉君臣能舉國而聽
之夫子則挽頽風而端末俗作忠孝以勵人心吾
謂東晉可與中原可復事功之著將炳天壤迺當
日所與共國是者執政則王導庾亮諸人耳目則
劉隗刁協之徒籓鎮則王敦褚淵之輩欲以恢復
中州而雪讎二帝也不其難哉嗟乎不能使夫子
以事功著而徒使夫子以忠孝聞此王之不明而
不獲受其福哉或天之亦醜晉德而棄其孤也夫
上之無以肇人紀而饗天心下之無以一道德而

同民俗則民風無有不壞而國祚鮮有不危者此
天理之必然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則
夫子其人是矣不有夫子人心不幾乎死歟紱幼
習簡編已深景仰今觀廟貌益切瞻依敬拜休風
用伸鄙論矢辭甚碩靈契予衷

祭福壽將軍廟文

辛丑冬月

紱

至金陵拜父塋畢歸自鳳臺門道過

有元守將福壽將軍廟前因入門拜謁且沽酒爲
文而哭之曰理之在天下者歷古今而同然而成
敗之數則匪人之所能爲而操之自天自元綱之

解紐天下潰其波瀾羣雄蝟起而爭鹿守臣判紛而遯跳獨夫子之矯矯將砥柱乎江流旣孤城之不守猶蒼戰而未休卒結纓而就死終委骨於荒坵嗚呼昔張巡之微秩迺百戰而綴勅虜於睢陽何夫子據長江之巨壑而不足以遮乎有明其天命之有歸抑人謀之未臧顧智者不爲無益之死而仁人不苟免以偷生固不以盛衰而變塞亦豈以一死而沽名惟一是在則九死以相從且自分其無生遑暇計其有功胡多讓於余闕亦汗流乎危素允蹇蹇之匪躬洵予懷之所予苟歲寒

之驟臻非斯人其誰與踈險辭而涕隕尚翩然其
顧予

哭方正學先生墓文

有明方正學公葬於能仁寺後湮沒者蓋幾二百年矣迄萬厯辛巳新安汪清簡公爲南客部始訪得其處爲封築立碣誌之又置田以祀之于後王趙二宗伯迺因其故迹而爲之建祠豎坊及今人知有方正學公墓祠者實我清簡公爲之嚆矢也嗚呼正學公之忠烈固夫人而知之者也胡正學公之體魄所藏迺至幾二百年而莫爲之表哉是

蓋正學公實建文之臣而當時御宇者則成祖之
裔表章恐觸忌諱而莫之敢行抑亦以心無忠孝
之忱則視前人大節與我漠不相關故雖過其墟
而寂然不爲之動念也然及至我清簡公始爲表
之而王趙二公又從以踵爲成之而神光二君究
未聞有加之譴謫以爲不當然者是可見直道長
在人心忠烈之彰雖仇讎不能爲揜而逆倫之行
雖子孫不能爲諱矣不亦傷乎康熙辛丑清簡公
之元孫紋以謁父墓至金陵適有事過能仁寺惕
然心動因入而拜於其祠又拜之於其墓泣然而

流涕曰嗚呼君父之倫自天定之矣世變不知其
紀極而萬古止此綱常苟非爲予心之所共是胡
爲乎望其墓而悽愴惟物欲斲其天性斯人紀之
淪亡若人心其不死寧不知忠孝之爲感惟公之
仗節以全歸固歷萬載而有餘芳斯爲公之片土
而不朽者已頽頽於首陽批逆燕之厚頰而九死
以殉乎讓皇寧非操行之極軌而以一心與日月
其爭光何百歲之後或訛訛而有遺譏而香魄之
所棲則聽其湮沒而弗彰葢文皇之肉已不足食
而過此而不問者更不知其作何肺腸在公當日

者既不以九族之生易死寧忍以九族之死易名
然天道終不容揜則我祖實爲之表章紱也煢煢
在疚方悲蒿蔚之無依亦何心於弔古而登公之
坵壟以揄揚古人齊衰其不弔況予之未及乎大
祥乃行道之偶過而適以增吾之靈傷則以予清
簡之家學至於今而渺茫雖予父泉石之風予小
子亦判渙而未能就將愴予懷其何底徒哭泣以
徬徨抱土吾之戚於終天會與公同其涕滂公得
以殉君於地下而予則不能殉父以長往痛五內
其摧裂彼蒼天兮曷常嗚呼列山爲轂舉海爲尊

此公之所以爲奠於宋龍門先生者也予亦將以此而奠於公知感慟之有因惟公亦其相諒

告三官文

天道福善禍淫休咎之權豈下移於野鬼君子脩身俟命壽夭之數寧待命於胡神至乞靈祭饗則吾儒踰名教之閑乃爭聽禳祥實異端恣猖狂之說木怪狐妖因緣作慝庸夫愚婦奔走迷途此雖世運之衰抑亦吾儒之責統自志學以來傷正學之不明痛愚頑之難覺欲障狂瀾於旣倒敢辭士口之增多用心惟而身輓幾於夢語魂馳亦大聲

以疾呼不惜喉焦齒敝冀以身任聖賢之學亦欲使從遊者率中正之途實惟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豈爾左道祆神敢竊威靈敢操福利邇者某從學吾門聞言已久固已望孔門而投止寧復瞻釋氏而皈依茲以飲食違和適遭陰陽之疾是蓋自求未悛非必爾神之爲而或者乃罪其昭事不虔以受爾神譴謫是將亂吾教而簧鼓人心率吾儒以祭非其鬼邪正之途旣不容以不辨爾神之罪尤不可以不聲紱用是疾首痛心齒噤髮指將假夢寐以辨證於先儒且託白雲而瀆陳於

上帝先伸短牒告爾有神如果屬陰陽之不時非
關爾有神之威福則予亦已矣姑置不言苟其實
作姦冥冥竊權造化致茲災沴誘我愚民則是左
道惑衆敗常亂俗而蠱我王章邪說誣民欺地欺
天而塞吾仁義惟爾之罪擢髮難數紱將明告天
地胥及神人斬爾之首毀爾之身爾或有靈予言
誠謬則宜先加殃咎於吾身如或不能爾其速悔
嗚呼河伯之婦豈足以誑我西門佛頂之光寧得
以欺吾程子魏太武之旣往狄梁公之無人聖謨
猶在勿謂斯民之可欺正氣獨存勿視書生之太

劣須致告者

祭叔祖正學公文

惟年月日小子紱聞叔祖蘭友汪公正學先生之
卒也道遠未及歸奠乃具杯酒望風垂涕而致祭
於叔祖先生之靈曰嗚呼我叔祖先生而遽歿世
邪先生之德行日在人心先生之文章日在天下
然先生之道則未能行於當世先生之志則未獲
伸於一時而先生乃遽奄然歿世斯道將何所寄
歟雖然斯道之傳每有不在當時而遠在萬世者
昔孟軻好辨而孔道明朱子丹鉛而絕學繼其城

嘯傲山林而先天之易以著九峰布衣終老而尚書之傳以行乃當時之不遇則何如也今之名儒也妄行既蠅營狗苟文徒月露風華道則出入於旁岐志乃卑污於狗世而徒以掇拾前人之唾攘竊一世之名以方且自謂藝苑名公儒林翹楚其以視先生所著作吃吃煩言如含瓦石拘拘一說若守葫蘆固宜其有笑之爲狂而嗤之爲腐者要之大道無終隱之理人心有不死之真是以世之人雖或笑先生嗤先生而卒有不得而非先生者則後世之宗仰先生安知其不與鄒魯紫陽不朽

也獨是春風和氣近昀鄉隅秋月冰壺光昭族屬
吾族之英其於先生而考德問業焉者非一日矣
今一旦遐棄人間將吾族之子弟孰爲瞻仰而一
鄉之風教何所維持道學之明於後世者尚未可
期而哲人之萎於一朝也已空勞想望矣嗚呼痛
哉紱之父紱之兄蓋皆恆沐先生化雨而紱則未
獲親受業於叔祖先生之門然猶憶少時嘗從吾
兄往來函丈時已數蒙獎器謂爲不凡因亦獲私
讀先生之書而庸藉以自淑顧及長衣食四方鮮
矣得親道範然偶或謁見微言警欬固未嘗不記

憶於懷舊歲冬歸拜謁先生先生猶勤勤以德業
若何著作幾何爲問知先生之屬望於紱者其亦
非淺鮮歟嗚呼紱以庸近之資漫託聖賢之業雖
矢羹牆之念終無一得之長方期以衣食餘暇就
教先生以自補其不足而先生遽已遐棄人間是
鄉族之瞻仰於先生者或猶未切而紱之空勞想
望於先生者則益爲無窮矣嗚呼痛哉先生而旣
逝矣典則猶存風徽莫繼誰爲之後以俟表章酌
酒臨風曷勝涕淚靈其來假默鑒予忱

哭王陳素書文

予之來浙閩間也知交蓋寥寥耳丁酉歲始自豫章入閩交鄭子朝選又因朝選獲交其從兄若思戊戌自閩出浙憩楓溪而楓溪沈子臥菴姜子載臣二君一見如舊相識時臥菴年踰七十以風雅爲忘年友而載臣首令其子從予學越明年由載臣得交王陳素書素書亦使子來從受業又由臥菴得交體銘止齋二上人者二人雖浮屠氏子而體銘皤然老僧書札蒼瘦吐辭典雅止齋性敦孝友墨名儒行是皆方外之良友也又明年由素書得交沈子光遠大丈夫遠離桑梓來客他鄉閱歷

已多接人不少而與爲交遊歡好者僅此數人此
子之落落不善與人哉抑亦見投好之難也亡何
而先嚴卒於金陵紱買舫北上匍匐墓次辛丑復
至楓溪不踰年而光遠告逝光遠忠厚謙和孝友
無間而不獲永年卒年僅三十有四越三年甲辰
而止齋亦歸圓寂乙巳歲子有故離楓溪復至柘
浦因館朝選家朝選與子同庚乃羸病慙然清瘦
不能勝衣時若思亦自魯總戎幕歸而兩目俛然
失明矣秋九月朝選又卒是年冬子治裝歸路過
楓溪素書見子來喜形於面曰契闊久矣豚兒輩

日惟先生是瞻豚兒非先生莫與依也請明歲復設絳帳於此先生無棄載臣亦切切以爲言予許之而歸丙午春自新安來則素書又已告逝嗚呼素書名家子弱冠仕爲驍騎功名所就拭目可望迺年未四十遽爾謝世子雖及冠猶有童心妻已孀居年猶少壯此交遊之所不能不爲流涕者也復計余遊此地忽忽十年所謂知交僅此數子如素書諸人年方未艾而孰意五六年之間相繼云亡悲夫今楓溪故友惟臥菴及載臣二人而已載臣舊多疾幸其自玉而臥菴則益龍鐘老憊矣夫

知交亦人生常事耳乃天之靳吾亦復如是況遇合之大哉舊交如是新知益未可期矣可勝歎哉

弔方井文

改邑不改井井養其窮孰使茲其不朽厥有方公以棟撓之弱膺過涉之凶維大厦之旣傾縱一死其奚功然在公其自靖惟渺渺兮孤忠倘計功以謀利將覆載其安容夫人固各有君兮桀犬可以吠堯豈武王之非暴兮而獨抗志於黃農彼承疇之覩然人面哉歷萬世其遺羞何比干之墓兮迺至今而未封緬惟公之刺血也實忌諱於

新朝顧

聖朝之納污藏疾與天地其寬洪豈一言之見罪而遂沒其靖共柰作忠之誰氏也舉世皆爲婦人忍使公之閭閻也徒飲涕兮悲風繫予懷之耿耿敬弔遺蹤或九原其可興寧不足以愧死夫今日之臣工茲盈盈其一勺歟睹公靈爽夜深雲起猶勃勃乎蛟龍

反乞巧文

朱明謝夏白帝徂穰金梧朝隕火星夕流月始升而將恆序忽臨於七日烏鳥寂而不飛銀河頰其

將出天宇淨而無塵士女判其如織瓜果噉其滿
庭彩縷若而紛擲已而鰕鬚高卷蟬鬢雲羅嬖姍
糾彙翩其笑歌環珮鎗鎗而窅地繡裳爛爛其娑
婆羣跚跚而拜跪其切切以嘽嘽細語趨而分明
少女婉如相從予用駭然詢其所以僉曰聽之厥
有屬妾惟帝女孫是曰織女聰睿勤敏日親機杼
天帝憫之嬪於河鼓日卽荒逸帝迺震怒駕衾用
離遷乎河渚惟茲七夕始令渡河烏舄爲之竄橋
蹇憩息乎金梭獲相從於燕婉其巧笑以碓讎念
茲帝女迺異凡娃從而乞之爲巧滋多用蠲惟而

拜禱冀聰明之是那子曰噫嘗聞之矣以天上之
星辰固宜異乎凡慳顧斯巧之可乞予亦何憚而
不爲第巧拙因乎性成恐非今日之所可移值杳
杳之良宵若且羣爲乞之予將因而卜焉驗斯巧
之誰施已迺蟲聲四作人語寂然斗杓螳磨而西
指雙星跂彼以中天兔魄依山而欲入宵衣溼露
以廉纖女伴嬋媛而就睡予獨憑檻而觀焉迺爾
天樂雜鳴彩旗霞煥雲若騰乎足間風忽生於耳
畔乍漫汗以粲查遂神遊於河漢若有人焉眇其
愁予珮將將而彌近衣若若其漸舒異香馥其芬

馥彩雲幢而相隨子方卻而不前彼已鄂其來選
則見夫玉貌凝霞高帔結霧霓裳約風羽衣溶露
旣雅靚以矜嚴亦翩然而予顧子於是悚身鵠立
肅然長揖進而問之曰若非所謂天孫織女者歟
鄉吾見夫世之人類於佳而乞巧今子乃蚤選於
雲馮亦願從佳而畢聆其要夫莫巧惟天不動而
變豈天之巧惟若是專莫巧惟地不見而章豈地
之巧惟佳是當莫巧惟人萬物之靈胡爲以人之
巧而反於若乎乞憐終日七襄爲功若何自古亘
今所成幾多斯民之巧孰佳所與斯世之巧孰佳

所爲盍亦牖吾之眚闕而釋乎吾之所疑織女若
曰嗟爾非新安之腐儒紱乎予固有巧非女之所
效也予且數子之拙而子爲自悛焉夫子之弱齡
聰明惠餘及乎旣長心志孔嘉過目成誦細大畢
羅貫串經書通乎百家天生爾才不爲不多八尺
之軀昂藏四體偉矣成人卓哉男子際賊世之雍
熙得茹齰而譽處天生爾遇不爲不美顧乃徑行
自遂矜已傲人甘肥遞以自高竟泥古而非今足
不蹈環棘之闌口不啞制科之文有莘之聘誰及
旁求之詔孰臻羌獨守此而不變是何其拙於逢

君彼老子者嘗孔氏之所師而釋迦者亦舉世之所欽子獨詹詹而誹謗欲不共與之戴天亦誰宥祐爾於冥冥是何其拙於事神人皆競於錙銖子獨規於行義人皆慕於豐亨子獨安於衡泌旣艱苦之畢嘗亦飢寒之迭至釜每覆以生鼃妻枵腹而掩涕尚矜乎一芥之不取終不以顛連而少悔世亦誰知子之好脩是何其拙於營利人皆尚乎虛文子獨闇而守質人皆務於儗光子獨耿而抱直旣踽踽而誰與之同行亦裊裊而誰與之竝立尚侈然其自憲謂予之有此媵節舉世厭之而不

差舉世非之而不忌日嚶嚶然其則古稱先是何其拙於媚世天子子以巧而子迺果於自棄人教子以巧而子迺曲爲規避如子者固斯世無用之人而愚僻之士也我其如爾何哉對曰子拙誠然請問若巧織女曰巧由心得匪可言傳吾且與子博依以爲言蓋大功不勞大才不庸自勞者身病自庸者禍從盍觀於蠶藐茲一蟲吐絲以自縛作緝以自烹是故君子不自高而忽衆智士得焉以之藏用長袖善舞多錢善計雖有智慧不如乘勢盜觀於臬同種共類得土則肥失土則瘠是故君

子不獨立而遺世智士得焉以之附勢瓠雖美實
無花不成士雖美質無文不行盍觀於織爲質自
均爲縞則賤爲錦則羸是故君子不直情而徑行
智士得焉以之飾身皇王異俗古今異宜花競於
春月生於西盍觀於衣章身是資今迺元黃古則
羽皮是故君子不凝滯於物而與世推移智士得
焉以之趨時對曰誠有然哉自用非才自勞無功
然則聖人胡事於創制而君子胡事乎登庸而五
帝之平成胡以至今爲烈三王之禮樂何以歷千
古而稱隆賈必多錢士必附勢然則脇肩可以不

病墦間可以不恥而富貴利達何以卒非奔競之
所可傲吠畝版築之間又何以猝然而奮起且也
虛文繁而忠信薄英華露則元氣佻謂無花不實
則千葉之桃何以不如阿駟謂無文不遠則松柏
之拙何以獨蔚然而競節於後彫枉己者不能直
人狗人者必先失己我將爲菊爲梅以爭勝乎霜
雪而何競乎春風我將立德立言以寤寐乎三王
而何懷於叔季是故佳之所謂拙者洵予之所安
而佳之所謂巧者誠非予之所及也織女忿然投
袂曰吾固知爾爲新安之腐儒也是何足以言巧

渺然乘風不顧而去

代畢文達祭黃介玉文

人生之不可常者數而哀戚之不能已者情是故
膺五福以考終衍曾元而不替此人情所深願而
不可得者如公之死而又奚悲焉而屬在至戚有
不能無潛然動哀者則以哲人之不可復睹而又
歎光陰逆旅之無多也猶憶公嘗自言之矣謂夫
洪範之稱福者五惟壽以享之而考終命以成之
子年過八旬以衍矣家雖不富衣食有餘且幸精
神有加身少疾病雖無令德及人然樂善之誠未

敢倦也況乎子孫四代芸芸目前尤洪範之所未
及言者予苟得考終正寢從先人於九原人生至
願足矣夫復何求斯言在耳而公乃奄然逝矣嗚
呼歸真之樂公已含笑幽冥而吾儕猶悲哀隕涕
於公之柩前公得無笑吾儕之不達歟乃情有不
能自己者誼屬朱陳交深白雉而高風如見晤笑
無期值輅車之旣駕竟長往而不同矣乎公雖享
壽八旬而在予則曾若訂交之未幾也其將何以
爲情茲當祖奠肅具菲觴公如有知髣髴來格

祭子政兄文

夫哀死之心固觸感而同然然合志之同方則繫
念其益專惟紱之於兄也雖族屬其已遠而適聞
吾兄之卒也則不能不涕泣以洒漣嗟吾兄之行
蓋沈毅而有守而吾兄之志則希聖以希天初博
觀乎諸子繼沈浸於儒先鑽研於文義之細貫通
乎大道之全遂奮然而秉筆以探乎大易之原憤
辭章之末學徒盜竊於陳編終爲人而喪己害有
甚於異端乃敦行而實踐以終老於林泉年八十
以有餘日六經而不倦不見是而無悶亦誰識龍
德之爲潛惟紱之落落於人羣也乃獨與兄其繼

續緘 既仰承於訓誨兄亦下問而忘年方擬議以
相參冀微言之共宣孰意天其不弔兄溘然而遽
奄嗚呼哀哉睹末俗之流波日滔滔其不還視吾
身之既藐徒矻矻於丹鉛傷吾道之日孤痛老成
之盡捐傳此者孰爲之後授此者孰爲之前予子
然而誰語空隕涕其如泉兄靈爽如不沒亦尚其
抱恨於斯言

告旱魃文

辛未歲大旱民多妄見
以爲旱神也作此祛之

告旱魃惟天時雨澤本均四氣以無愆上帝好生
豈陷一方於不穀顧茲亢龍之不悔竟貽秋稼以

如焚良由人事之招尤或亦神姦之作慝惟爾女
魅降于元女來詣軒皇雖邀功於一時幸戡蚩尤
之亂實流哉於百世終釀雲漢之憂上違天和下
絕地德淫浮蝮蝮禍被巫尪昭爾無良之惡何辭
投廁之誅不搜逃匿之踪難靖焚田之烈爾縱目
高於頂豈真力大於身卽今疾走如飛未必絕塵
無跡我旣得爾之形則爾神其奚遯爾宜服爾之
罪速消滅以無留文告急如律令

雙池文集卷之七

終

雙池文集卷之八

傳 墓誌 行狀

婺源汪紱稿

沈臥菴傳

臥菴沈蟠會稽諸生也少負奇氣落落不與世合以其蟠而未飛也故自名曰蟠抑蟠者磅礴之意也謂奇闕之致有以磅礴乎天地也不屑屑於佔畢而載籍無所不覽不律屬辭若不經意而吐屬清雅視天下人若皆無足當意而於人無所不交值數奇而不以得失介蒂終身不得遇而能以泉石自樂略無悲憤之心然於富貴不能諂於貧賤

不能驕放浪不羈略無邊幅遺落世故遠志無際
世之趨慕榮祿者既笑其愚而拘方之儒復譏其
放以故終不耦初臥菴隨父寶樹公來鎮楓溪因
家焉迨甲寅耿變浙閩間流離遷徙土地荒蕪閩
亂既平而臥菴室如懸磬然卒無戚戚之意復以
不與世合因放迹山水恣情麴蘖北踰淮黃遊於
京師西至漢湘南窮閩海挹名山之靈秀友大浸
之汪洋憑弔古人之遺踪閱歷四方之風景由是
胸懷益闊奇氣愈增勃勃不能遏鬱而卽其目之
所觸耳之所聞心之所思足之所蹈禽鳥蟲魚山

川草木風雲霜露皆一一與其壯志出之於詩其
爲詩也慷慨沈邁風流自喜俯覽一切仰拔塵表
其平近者乃淡永幽閒要自有煮石餐霞之致又
以其曠達旁通於釋老皆究其指歸而一時禪和
之子黃白之夫且於臥菴師事而請灑焉好談兵
而不濟於用卒以不耦退寓楓溪嘗語人曰天下
事業無可爲者予志旣未得遂第生以杯酒吟咏
自娛死表於道曰會稽詩人沈蟠之墓亦足以畢
吾事矣然亦不得而知其所志果安在也康熙庚
子以年老歸會稽臥菴詩集予旣爲之序矣茲復

爲作傳焉俾後之與臥菴同志者得睹此而神交也

汪燦人曰詩有之被褐出閭闔高步追許由噫何言之壯也臥菴之志不可知讀其詩觀其爲人則其志亦約略可睹蓋高視闊步自不可一世未易一二與俗人言也嗚呼今之人其機巧之智鄙猥之腸側媚之態奔走之辱窮汙究下不忍正視以視臥菴之灑然自遠何翅霄壤而或者且以是惜臥菴愚臥菴且羣而嗤臥菴是蛄蜣團糞壤而笑蘇合鴟鴞得腐鼠而嚇鳳凰也其與世不合也不

亦宜哉雖然使臥菴而與世合則亦世人之志而
烏在爲臥菴之志歟

游董二節婦傳

游節婦談氏其父樵李人以外授校尉從征閩中
遂家焉生談氏長適婺源游周慶游亦從戎士也
談旣適游恩好甚篤游家貧談有無相共從無摧
謫聲無子生二女八年而寡鍼黹給食撫二女雖
至愛而教之甚嚴浙閩之交土沃俗漓淫風流行
幾于鄭衛二女以母教貞潔安重人皆賢之雖有
浮言不敢以加於游室也長女適柘浦周早卒次

女適豫章鄒鄒客依妻母家

游之近鄰董節婦瘦瘤女也有二子而寡夫卒時
子在襁褓瘦竭力撫之苦節與游節婦等今二子
皆成人可給養矣

雍正元年

今皇帝卽位詔曰朕維旌表節烈以勸風勵俗軍
民不容異視嚮民間節婦例得上聞以授旌獎而
營衛軍兵妻婦雖有苦節不獲上聞以就湮沒殊
爲闕典今後凡屬營衛軍兵妻婦有能自二十五
歲以下喪夫守節至年五十以上而無物議或守

節暨二十載而身故者俱得與民家節婦一體上
聞該營衛主將詳查具冊行移郡邑儒學申達藩
司會同督撫學政勘合果與例符即便奏聞以憑
該布政司給銀旌表欽此

楓嶺營故兵丁姜維熊妻虞氏夫卒守志上事舅
姑下撫幼子克盡敬慈年四十餘而卒其子以
恩詔故以其事上請於營將張張核令百隊鄰右
具冊結行移江邑申詳藩司藩司以冊結不符往
來駁詰經踰年竟不得上達而寢游婦貧且無子
董婦雖有子而無力莫或有言及之者

營故字識祝某妻姚氏賢而且能其夫嘗任俠初頗殷實多田宅後更蕭索卒之日立錐無地姚截髮矢志撫其孤女工自給稍有蓄積子長復爲營字識略復舊田宅以

恩詔故將以其事上請因姜已詳請而未獲止達遂中止俗無所勸益淫泆云

汪燦人曰婦之於夫猶臣之於主古從容就義之士照耀天壤炳光史冊者落落可數耳然主臣之義達於上下好德之良人所同具隄屑閭巷之中豈遂無忠主殉義者則微乎其微未得依日月以

就湮沒良可惜也婦人處豐厚之家守從一之義
此婦分之常卽義重恩隆感激自殉亦非難者惟
是上無所怙後鮮可期身切飢寒之憂外無期功
之助而卓然自樹不爲俗移此其發自天性初非
有爲而爲之者則謂之與武侯文山輩爭烈可也
游董二孀是矣董有子而游無之是游之尤難於
董乃今

天恩滂沛下賁閭閻二三有力之家羣得粉澤以
沾

寵光而茹荼苦節之孀反無由以上達不亦傷乎

姜之母求而未得祝之母更不敢求矣若游董者
又復何望哉又復何望哉

辨正老聃列傳

古之載籍闕有間矣而治絲者從而勞之然讀其
書其人可知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
己夫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適周問
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歸而道益尊弟子蓋三千
焉顧後世所稱述言人人殊或曰老子姓李氏字
伯陽楚人或曰魏人乃孔子之時楚有老萊子者
及後周太史儋適秦道周秦分合世數皆疑是以

爲老聃而煉養之士又別有所稱魏伯陽者服古者將何據歟余讀曾子問篇其所述孔子老聃之言禮可概見矣而老子之言狹小仁義委棄禮法與曾子問之言乃逕庭異其贈孔子以言又不過皆毀晦免禍之術而孔子退稱其猶龍此何以說之曾子問篇曰孔子從老聃人葬於巷黨及塋日有食之老聃曰止止權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旣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孔子問之曰夫權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

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櫪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痞於患曾子問於孔子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

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由是觀之聃之於禮也嚴矣若迺道德亡而有仁義忠信薄而有禮讓異乎吾所聞而後世猥稱老子儒者或從而和之異哉

汪燦人曰宋儒真西山之言曰百家之說唯老子所該者衆今略摭而言之若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無爲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惰民自清此近理之言曹參漢文以之然富而未教也曰元牝之門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方士祖焉曰將欲翕

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予之此陰謀之言言
兵者尚焉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揉
之言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爲粗迹以空虛爲
妙用則蒙莊氏因焉而清談者效之述養生之說
則神仙方藥所自出也述陰謀之說則申商韓非
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藉而甚清談之禍
至王弼何晏而毒要之濫觴自老氏始予觀夫老
氏之養生也要以自私有我惟其有我是以厭叢
脞而遺棄事物芻狗禮法以安苟簡卽其所爲近

理之言亦一於虛無毋乃太簡漢文之治小康幸也欲翕固張欲奪固予亦其私我之術所言一致耳一於苟簡流弊何所不至是以言儒者則詘老氏言老氏者則詘儒道不同不相爲謀石梁王氏曰孔子問禮之老聃非老子作五千言者

汪燦人曰老聃之非老子明矣以予所聞老彭魏伯陽老萊子太史儋與老子而五言殊事異言者彼此相附文不雅馴茲不具論論次其可據者以正從前之謬

彭祖者陸終氏之中子錢鏗也邑於彭而子孫祖

之因謂之彭祖籛鏗事虞舜及夏之時彭爲啟滅
觀至商時有老彭爲商次夫信古傳述孔子竊比
之時大彭氏爲諸侯伯蓋籛鏗之裔歷夏迄商凡
八百餘年而絕世云莊周曰莫壽乎殤子而彭祖
爲殤莊周之放言也

魏伯陽不知何許人著書言煉養之術大抵祖述
老子養生或曰戰國時人或曰黃帝時人

老萊子楚人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著
五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爲小兒
啼弄雛於親側娛親之志其行蹈忠而行信終日

言言不在尤之內處賤不悶貧而能樂隱耕於蒙山楚王欲親見之辭不可著書十五篇

汪燦人曰老萊子所謂賢者乃觀其書則大抵道家之說與其事行不類以彼孺慕於親謹言慎行是豈與伯陽之煉養史儋之術數莊列之放言同日而語老萊子之書蓋非其本然好事者爲之

鄭朝選傳

人世順逆脩短不齊之故固非數之所能窮理之所可必而或者必執福善禍淫之說以責之彼蒼則彼蒼亦無以戡其責望然以鄉邦善士德業無

集 卷之八
期而薤露易晞遽從天折則君子又不能不爲悼
之如柘浦鄭子朝選行九諱廷舉者其人是矣朝
選少補邑庠生慕義強仁鄉邦稱德有素康熙丁
酉予獲與交隨卽別去雍正乙巳寓其家乃得深
觀其爲人大抵寧靜而不戾於世和樂而不流於
污慷慨好施而澹於嗜欲應對賓客則謙光藹然
危坐接談終日不敢少怠退則焚香嘿坐左右圖
書是其德器不凡蓋有得之天性使天假之年以
益充其學問則於以窮理盡性而漸進於聖賢之
域也蓋不難矣余方相觀而善思睹其道學之成

而不謂天奪之年奄然遽逝於乎痛哉朝選生於康熙壬申卒於雍正乙巳享年僅三十有四卒之日昆弟諸姪如喪考妣所居鄰里涕淚交頤凡所交遊無不太息淚下往來行道之人無問識與不識皆爲掩涕四方賓客自顯者以暨編氓無不奔走來弔噫異矣余觀當世之享榮名食天祿者多碌碌無所短長於世生則無與人羣死亦隨其自化則自父母兄弟妻子其所親暱而外曾寂然不一動念而朝選一介之士乃何以得此其從弟某乃拭淚而爲余言曰兄承祖父薄產弱齡喪考兄

岐嶷特立儉弱自守故能保有厥家以無隕越其慷慨狗義尤爲得自性成而吾鄉多貧一凡婚娶喪葬緩急多假貸於吾兄兄每傾橐相周唯力是視計吾兄自弱冠以來其爲鄉黨排難幾何事解紛幾何事賑鰥寡卹孤獨惠行李者又幾何事歷難悉數近者辛丑歲歉鄉人貧者懸罄待斃兄戒家人日食薄粥而竭倉廩以賑貧乏不足則復毀衣資告糴鄰境以濟之日者方謀與昆弟以其餘仿置田地效朱子五夫社倉之法以期永久而資志未就遽以不獲永年斯固家之不造抑亦此鄉

之人爲失望也夫予愴然曰洵若是歟則其深係
念於人心者誠有由矣其弟國學生良佐復拭淚
而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以吾兄之立心行事
雖不敢進比於賢聖宜亦不至獲罪鬼神而招尤
上下乃不唯不獲食報而反殀其天年是福善果
無可據也是禍淫果不足憑也是且沮爲善之心
而益使惡人之得有藉口也然則所謂天道是邪
非邪予愀然而應之曰令兄之勉於善也其果將
以干福歟仁者先難後獲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也謂爲善以干福則爲善之心已不誠

矣吾知令兄其不然也天命之吉凶靡常人心之是非有定有定者理之當然靡常者數有難必君子亦勉於其所當然者而已且予嘗嘿觀於天命人心之際矣天無所命只在人心人心所同然即天之福命以令兄之係念於人心有如此者則天之福命固已與爲無疆也矣壽夭何必年哉況善人之食報不必目前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君子亦勉之而已而又何悶焉良佐稱謝而退朝選遺腹一子予恐良佐之怠於善及若子之難於繩武又深懼朝選之以行善而歿其名未彰無以廣勸

同有是心者於天下後世也因畢書其言以爲之傳冀輜軒之表潛德而發遺逸以風聲而勵俗者或有採焉

飛生傳

飛生者名颺姓蝙蝠氏其始石州人也蝙蝠氏之族類多技而窮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泅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揜身能走不能先人然而善導引延年壽或至百餘歲不死故言脩煉者每稱述焉其婦人之孕子也且飛且乳不知有生育之艱又目能夜視蚊蚋而晝則不見泰山故醫家

亦宗事之謂其能治產難且善明目云昔黃帝正名百物而得蝙蝠之族異之以其形體皆扁而方幅也因錫之姓爲蝙蝠氏逮夏桀時其族人迺稍遷於瓦屋與元鳥氏爲鄰國元鳥氏者少昊之臣也其族之顯者曰高于唐堯時爲司徒教民以人倫高封於商其後至成湯而有天下事詳商湯本紀中其微者乃自山遷於大梁與蝙蝠氏之瓦屋鄰於是蝙蝠氏之子鼯與元鳥氏之子鼠爭晝夜蝙蝠鼯曰吾晝而求食夜而安居子柰何獨夜而塗泥晝迺偃處邪作息違時是謂逆天逆天不

祥元鳥馱曰而自作息違天反以讓我久之爭訟
不決乃質其成於鳳凰會鳳凰他出不相值歸過
鴝鵒鴝鵒者隻孤氏也鴝鵒曰二子何之二子具
以實告鴝鵒曰盍信宿乎吾將爲二子決之居有
頃夜遊薨薨蚊蚋四作鴝鵒謂馱曰子見之乎曰
不謂鼯曰子見之乎曰見矣鴝鵒曰吾見鼯之所
見而不見馱之所見見卽晝也馱竟以不得直馱
歸以蝙蝠氏爲不可與處也復徙其族於山以去
久之鳳凰氏徵貢於蝙蝠蝙蝠鼯曰彼衣羽我衣
褐習俗不同本非族類柰何以責貢於我麒麟氏

復來徵貢蝙蝠鼯曰彼走而已我乃能飛非我族類何庸貢也居無何鳳麟爲好會於垺墟爲道其事皆喟然歎曰彼所謂非禽非獸雖王者之化將如此異類何故蝙蝠氏竟不君其君中立無所屬其別族有居胡者曰鼯能迅烈飛食熊虎或曰此卽四凶所謂窮奇之後又有居岢嵐者曰鼯好食火煙皆鼯之族也要之蝙蝠氏皆隱伏爲怪誕之術俾晝作夜反逆天道西漢之衰有學飛於蝙蝠以干王莽者王莽爵之爲都尉及唐太宗時有張果者以導引脩鍊及星日之術干太宗太宗將妻

之以女張果不受其後不知所終時李淳風識之
以爲亦蝙蝠氏之苗裔云

太史公曰世皆言黃帝封禪合不死而赤松子廣
成子實爲黃帝師及後世言煉養之士則又推宗
老子豈以谷神不死之說而附之者歟蝙蝠氏非
有長技異能而徒以導養延年表見於世迹其隱
伏怪異反逆天道宜同梟獍之誅矣乃馭以直道
而見詘於鵠鷗而誕以異端得岸然於麟鳳不亦
傷乎今世之崇其術者乃謂誕爲婺女之精隱怪
之端日興而不熄可勝道哉

傭者趙百萬傳

賤莫賤於行傭富莫逾於百萬此其不相侔豈顧問哉而乃有以至賤名至富之名者其爲人也樸魯寡言笑稍通字墨年三十未有室家衣食行傭身無長物夜靜力閒歌謠自適忘其爲身之貧賤也詢其姓名曰趙百萬余訝而謂之曰家有百金不事耕耘家有千金坐而役人何其子以百萬而行傭也哉對曰唯不然百萬其崇高歟行傭之人亦百萬也行傭其賤行矣百萬之子亦行傭也余曰何曰茫茫堪輿夔然無垠人生其間眇然有身

一身雖眇爲物之靈負一涵五含真毓精役動用
植食味聽聲何莫非億萬不貲之富也歟同此知
識同此性情具此而來全此而殞孰富孰貴何賤
何貧不以貧賤而損亦寧以富貴而增此吾之所
以快然自悅而百萬是名若乃狗苟營財蠅營逐
利則雖使富擅陶公錢推鄧氏然梁肉亦不過以
果腹輕溫亦不過以適體采色亦不過以悅目聲
音亦不過以娛耳而彼且囂塵旁午情思束縛側
媚勞形送迎僕僕或乃持籌會計窮夜繼日旣懼
人之已欺復憂人之己忌畏首畏尾含垢忍恥戚

戚予懷不能自己將人役有不屑爲而鄉黨爲之不齒百萬之與行傭其相去果何似哉曰誠如若言則富不可爲矣富不可爲而又胡爲乎事此百萬之名也對曰富不可爲而可爲也顧所以守之者何如耳莫貴唯人人不自賤誰得而賤之莫富唯人人不自貧誰得而貧之莫全唯人人不自毀誰得而毀之吾也行傭於世自荷鋤挈畚而外無奢願也售力自給自飲食衣服而外無他累也抱真守樸自陰晴笑語而外無巧令之容也吾蓋以吾心役四體而不以四體役吾心夫是以能自校

誰得而奪吾之所謂百萬者彼夫擁素封之實有
百萬之富而終身焦坎憂勞以親辱人之行死或
顛仆無以貽子孫以長負怨尤於末俗誰實使之
以彼不役百萬而反爲百萬役也使百萬之子而
能若予則不求盈而亦無所歉不求得而亦無所
失不求譽而亦無所毀不驕人而亦不爲人所驕
漱而飲飢而食嘯清風歌明月日用不踰其素朝
夕聊以自娛不亦可快然自悅而長保此百萬之
樂也歟故吾之名此非第以自名也亦將以戒天
下之有百萬而爲百萬役者余是其言而與之歌

曰

不求盈以遠歉不求得以免失毋多憂以自適無
富無賤守之惟一惟其然所以自全余因以傳斯
人之言

貴陽王三丰傳

王生三丰者貴陽人也幼讀書聰明穎悟父母特
鍾愛之年十七夜夢張三丰授以符籙及鍊養之
術遂遺棄世事馳心方外禁之不可歷年餘逃不
知所往後貴陽大疫王生乃跣足衣衲而施藥於
市投之輒愈計前逃去時已二十餘載而王生而

顏如舊不改父母強之歸不得人與之錢不受與之酒食酒一石不醉食全豕不飽日暮尾其所處則遷徙無常大抵深山中藉草趺坐人聞其初得張三丰術也遂襲三丰之號然或隱或見靡有定所人或痞患厲虐病疾欲延王生不得則焚香火密祝禱之王生適隨以至貴陽人益神之或數家同禱而王生一時徧至或方留此家熟睡而彼家復有王生醫病然亦往往而不至怪怪幻幻不可致詰雲中穆文卿官貴州撫標中軍官患痿痺手足不遂如僵尸或教之禱王生王生請見家大喜

引視穆生曰無庸藥但同寢一夜可愈穆點領王
生就榻抱穆足煦之溫氣自湧泉而上以達於心
坎又煦其首溫氣自泥丸而下交於黃庭穆豁然
起手足便利如常人矣穆甚神之留與語文理燦
然言論清逸問以元術曰自求口實奚事元門人
生於天天實事我我不事事而拂天求長世未之
前聞曰先生何以至此王生嘿然穆曰有後期乎
曰將軍至京華需再會也贈之百金不受而去穆
後累任參戎以病痿廢究未知其與王生曾再會
否

汪燦人曰余客柘浦柘浦有農家子偶牀第得一熟豆咽之遂腹果不飲不食而手足便利動作如舊俗大駭異謂是得金丹證仙籙矣衆簇觀之然實無他奇惟面色熾然欲炎行步類患狂狀言則勸人茹素修善蓋襍穢一愚民而已迄踰歲亡何身虺成癘飲食狼戾俗更厭棄斥逐之無復謂其仙者所傳王三丰事實聞之穆參戎其醫穆似有異據而他則穆亦得之傳說程伯子曰脩養延壽理固有之若白日飛昇乃必無之事但縱使養得長生亦是造物一大盜誠哉其言柘浦之農家子

可識矣聖人不語怪而人情乃好怪不可解也然
王生以醫顯而彼農家子或反成癘王生果古于
吉流邪抑文成五利之輩乎夜郎固鬼俗而從來
執異術者多託之醫王生自求口實之言非悖道
者而踪跡之詭異如此亦獨何歟

余子疇傳

先生姓余諱紹祉字子疇初號元邱明太僕見田
公諱一龍之孫太學生斗墟公之季子也生而純
篤疑爲不慧及稍長乃負俠好客泛濫百家習諸
技巧爲豪舉事明當隆萬之末林三教主之邪說

風行雷疾先生亦喜奉而講研之年十八始折節
讀書築室天鄴山中天啟庚申補諸生名噪郡邑
浮梁尚寶黃中介公見而奇之授之以軍旅及壬
遁之學歲丙寅魏璫恣惡海內知名士悉遭荼毒
黃中介坐講學追賊遣戍先生不畏株黨往慰且
助之富順念先劉公爲婺源令劉以見田公德政
在蜀爲訪其後先生僅以名通未嘗干謁其氣節
孤介類如此所交人士如黔南中丞少鶴邱公蜀
山評事尹思聶公會稽直指楚畹金公四明都憲
留僊馮公皆器重焉餘若瑞屏顧公仲馭周公石

渠吳公飲光梁公密之方公芑山張子則爭慕趨之惟恐後同邑平樂守問石詹公及其族大理大鄣公吏部少原公皆已大耋而與先生爲忘年交以昆季相師友在方外則浙僧薄塵道士李隱雲皆臭味也又因薄塵走天童參密雲和尚歸而更號疑菴坐晚間堂時年四十有五蓋厭棄時事甘枯寂矣崇禎辛巳鄰寇剽掠鄉邑先生乃集鄉民憑險阻行以兵法寇敗遁去歲壬午鄉試不第歸瞿然歎曰吾自癸酉所發憤者爲國事日危冀出而援之於萬一耳今年力日衰何能待乎遂遊覽

名山以求靜住無所得而歸甲申李自成破北都
烈皇守死先生聞訃哀慟咯血不止悒鬱成疾明
年

大清兵下南都明故大中丞正希金公保聚新安
先生將往共事不果兵憲我求唐公召募未集而
新安下先生乃裂衣冠緇服入高湖山更名大疑
大帥某使人索書不與宰婺者設榻招之且聽用
漢儀不往或勸之以保全家族先生賦詩謝之宰
知其不可屈乃止是歲臨川令聞季曹公孝廉未
齊汪公謀舉兵入婺不克汪死之曹逸爲僧先生

設位哭汪而以詩貽曹且慰勉之嗚呼此豈以生
死動其心哉是歲九月自營壽藏於思溪芑山張
爾公預題之曰明布衣疑菴先生余子之墓先生
又自爲文以識之戊子歲正月十有二日晨起衣
冠端坐而逝享年五十有三先生善書法神骨蒼
然隱秀而不露嘗自評云我書如孟德耀外視粗
醜之容內藏舉白之力語其色不足以充閨閣侍
兒其德能驅天下之美婦人而奴婢之有海商爲
日本王求書者曰彼國中以十犀易一幅先生大
慚悔曰吾以心性供人耳目之玩於身奚裨徒令

紙絹貴耳遂不復書其幼未嘗學詩而意與興會
輒自善詠迨長且老詩帖山積每醉中作狂草里
人得之以越境換米其所師法在唐則長吉樂天
在當時則以太初天池石公秋潭伯敬爲最而尤
喜中峰石屋之作日出語要開人性靈徒字句好
何益又嘗讀某人詩曰不能爲邨拙句非長技也
晚以自遜於禪每痛遣文辭而不能絕所遺詩稿
一卷及雜文數百首又元邱素話一卷其再姪孫
知章輯而合之曰晚聞堂存稿

汪燦人曰子疇先生天性忠孝而終老於禪其龍

溪邪說有以中之者深邪抑時變憤逼於心不得已而託之遯世邪以觀其動念君親不忘欲死可不謂有志當世哉然而素話瑣談天童訪道噫何溺也吁嗟乎有忠信之質而不知所從以幹濟之才而不膺於世至徒以禪宗詩伯稱也意亦運會使然不可悲乎

汪文川傳略

汪作楫字爲舟號文川又號愚溪婺北莘原人其父太學生 公孝友正直好義樂施年四十始生公公性情淳厚行止端正事親順接人和臨財

廉取與義蓋自其少時而已具成人之志及父卒
公益念作求世德發憤進脩凡父有尊祖睦族之
謀而未獲就緒者皆力爲成之卒繼先人之事生
平手不釋卷雖時值屯遘困阨而吟咏自若儒林
悉推重之雍正甲辰登進士教授淞江正己率物
嚴立教條祁寒暑雨講學不輟刻有雲間課藝藻
鑑特精又減俸以脩學宮減膳以資寒畯士氣益
奮至今列巍科登顯仕者猶不忘文翁之化焉致
仕歸儉薄自如自聯其堂曰依然寧靜學問猶是
澹泊家風其清操概可見矣至於鄉有善事則必

力爲相成邑有公舉則必倡爲輸助邑侯吳君爲
詳上憲扁獎好義維風四字以表之年八十終所
著有經濟彙編郡守關中李公極賞歎之又有愚
溪詩集嗣刻行世論者謂公之功名雖未顯而所
學自足以表見當世矣

余淡菴傳

先生諱華字協于改字積中婺北理源余晦齋公
之季子也晦齋公諱道生字易昉文章德行爲學
林所宗邑志詳矣淡菴先生生而聰明穎悟讀書
過目成誦而性質端莊醇恪如老成人晦齋公極

鍾愛之及成童四子五經及濂洛關閩之書無不
諷誦通其大義勝國之末異學爭鳴至

國初而餘風未殄先生恪守庭訓時抄撮先儒語
錄學部通辨以講明而切究之而其所服膺弗失
者則尤在近思錄一書是其於異說似是之非辨
之已早所嚮蓋醇如矣弱冠善屬文清真淡遠而
能與經義相發明由其所學既醇是以言之有物
非揣摩家所能及也既冠補弟子員旋食廩餼其
德器粹然孝友純篤年當授室貧不能娶晦齋公
爲棄食田三畝爲聘娶資外家轉以助裝先生弗

敢私也仍推與兄弟共之居親喪哀毀踰禮色養其母雖與兄弟分爨異宮而其母日用所需不敢以輪日諉家徒四壁嘗遠館千里之外藉館穀以資餽粥然歲時伏臘猶必分束脯以餉遺親屬親族中有不能舉火者量力分口實以濟之非道非義之財一介不取動守禮法不失尺寸行笈中恆以戴記自隨其教子弟也嚴立課程先器識而後文藝循蹈規矩以身先之其治家溫而肅其逮下嚴而有恩嘗自金陵歸僕夫疾作不能肩任行李先生乃以行李置輿中而步行累日亦卒與僕夫

工食不少減云其御事勤敏常黎明而起或治事或讀書夜分乃寐治事精詳絲毫不苟存體致用經濟裕如予家施北兄刺温州嘗聘先生入幕理煩治劇實半資先生力焉居鄉善排解恆以持大體正名分爲主其與人言則諄諄誨以存仁居敬里中有兄弟不睦欲徙家以避之者賴先生爲之勸諭得全其家其人終身佩德不忘且筆之爲子孫法蓋先生聰明內擅而與人相接則渾然不露圭角是以披拂其風者無不羨以爲春風和氣居恆篤實闇脩不事表暴嘗自詠云讀書求自得爲

善畏人知若遇鄉里有事則率以身先每言學者
須濟人利物不當止閉門作自了漢也嗟乎君子
亦躬行耳四子五經之書誰未嘗讀濂洛關閩之
說誰不解言風華月露之文夫亦誰不能作而問
之於身則百無一是嗚呼何不知自愧也夫惟積
之於身者實而後見之於用者宏植品於鄉閭者
嚴而後設施於國家者正以先生之所學如是律
身如是自任如是如天假之年得以深造焉而表
見於世德業應未可量獨柰何享年不永僅三十
有七而終鄉邑之人無不悼之所著有寫心集皆

自道其所得內而身心意知外而家國天下略已
大備所輯有法古錄敦實編學庸輯解實觀錄四
書關鍵綱鑑略先賢至論名賢論斷詩式文式及
左語國策及秦漢文八大家文選宣公奏議選諸
書約百餘卷皆藏於家而其精神學術則大都見
於寫心集中讀其書可想見其爲人矣予未獲見
先生而獲交先生之孫秀書是以得睹其書而深
悉其實行深嚮慕焉而樂爲道之欲以廣之於世
俾世之有志自脩者知所範模且慨夫晚近之世
夫豈無闇脩君子獨以不得身附青雲遂致名湮

沒而不彰者應不可勝數也雖然生順死安何問後世之名君子亦躬行耳使淑身而有表暴之心其淑身不已僞乎獨是嚮慕之私不能自己因述之以爲之傳云

汪宗典傳

凡有所得於天地皆必有不可磨滅之實而當時每抑而塞之阻而阨之使之堙鬱不得自伸以幾於委棄斷絕終無復冀而後幽光所積有時而發劒氣燭乎宵夜珠明顯於瓦礫是有得於天地者之終不能以自藏也今古之顯晦皆然而文人爲

甚是以史願藏山元譏尚白方其捉穎覃思神疑
真宰竟使一世不好笑若蒼蠅而況天天惠連鬼
催長吉是彼山樗毒菌不殖而蕃瑰草瓊葩雖珍
亦瘁豈所謂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抑或者天故寘
斯人於隱耀之間使不見浼於俗人之稱譽乃正
所以葆愛其真而後以大彰其實得庶後賢之寤
寐會有神交也吾弟宗典七歲能詩其詠梅有骨
自天生瘦花因傲世開之句及稍長以古學試郡
中督學謝大賞鑑之寘之超等其舉子業亦空澹
流逸不肯爲塵容俗狀郡邑屢列前茅獨院試輒

蹶時且已錄復黜繼丁父艱爰是遂無意進取而
獨肆志於詩其爲詩疎曠條達其用情也以淡淡
而彌永其賦物也以神神與物俱更有事在目前
實爲人千百想所不能到者宗典以一二字到之
然非藻鍊性情以靜氣平心讀之不能識其佳竟
也又且優悠自得絕不喜醲酒豐肉作一毫富貴
矜莊氣色間強使珥筆效之則反覺拘攣不獲自
遂總不似金華殿人以故其詩雖佳而世俗多不
喜宗典益以此窮困要其所得於天地者則既有
所存而不失矣人如其詩日廁身冠蓋間談笑自

率天懷彼此相忘如未之覺與遊者皆敬愛之然
卒不得以私寵暱之其治家和而有體尊卑長幼
秩然以序夫婦相敬如賓終身無疾言遽色蓋宗
典家世詩禮其高祖明鄉進士穆字諱熙化公會
祖明歲進士仙遊縣知縣起頑諱士廉公祖邑庠
生子覽諱澄公父邑庠生弱侯諱晉昌公皆以庸
德實行循循雅飭見稱鄉里子覽公家居端坐能
使婦孺皆屏息躡足侍立如欽長吏子少時猶及
見之弱侯公端方和易舉動有則每日午後常呼
子弟羅列侍側爲講小學數章婦女亦環聽於堂

後然則宗典之英華秀發固其所得於天而所以
涵育其性情俾歸於中正使不至如魏晉之放浪
陳隋之靡麗者其淵源有自來矣宗典幼孱弱又
得痺疾常臥牀第或終歲不能起痛苦殊劇乃一
與之談詩則霍然坐起精神爽朗如未嘗有病在
身者是亦其勃勃不可磨滅之見端也要之宗典
之爲人寘之世俗之間所謂雞羣獨鶴夫豈獨無
可傳然而未顯於時則未能與當途爭顯晦而其
所必不可磨滅者則尤在於詩夫亦既幾爲塞之
幾爲阨之妒之如瑰草瓊葩而又使之時露一斑

以見於當世使當世之人或從而稱之慕之又或
從而笑之摘之終於堙鬱不獲一伸而委棄斷絕
以死使天果無意斯人必不予以清妙之資而更
爲摧殘剝落之有如是極矣況其詩必可傳則劍
氣珠光待時而發是必俟之有力者耳予非能傳
宗典者然予與宗典交厚則不能自己於言近方
纂脩邑志凡邑中之遺才軼德皆得藉以表章傳
諸不朽其必不遺我宗典矣因傳其略以寄當事
之人俾庶幾獲有採焉

汪烈婦詹氏傳

汪門烈婦詹氏故儒童汪睦之妻小源詹某公之
女也睦兄弟二人睦之伯母早寡睦以長承伯父
後已而睦之生父亦卒詹年及笄適汪門孝事兩
姑敬夫睦媪恩好無間而睦家世儒也寒儉孱弱
燈火晨夕攻苦不息積勞成疾詹侍牀第勞動百
端疾竟不起時詹年方二十無子夫病革時嘗以
再嫁囑之詹以死自誓迄夫卒號泣數絕不能復
支其所後姑慰勉之曰寒餓甘心汝其與吾共守
詹已領之其親姑憐之私謂人曰媪已苦矣忍令
新婦復終身苦歟其家人曰彼一時誓言情之摯

也久將自平何庸慮乎詹頗聞之泣且歎曰吾將從夫以死吾其如二姑何吾欲黽勉以生則吾心死已久低徊久之終不能自挽水漿不入口七日自縊而死聞之者曰婦誠烈矣惜曷不稍緩須臾終乃夫後其世母之責又曷不以禮葬祭其夫而後從容以死而固若是迫也君子曰然哉詩所謂之死靡他而憂母氏之不諒也然惜乎當日未有以養姑之義告之也雖然婦天於夫天之性也有夫而後知有舅姑故爲夫服斬爲舅姑期先王之制也然則本之性情而殉夫之志不容議矣婦人

不讀書率性爲情情之所之急不暇審一往不堪
自返惟恐或有它焉將百歲之後不獲歸於其居
則悔何及矣是以及初喪而早爲計詹自念仰失
所天俯無所恃則此身爲已死之身而二姑之奉
葬祭之事幸叔氏叔婦可重託焉則吾殉吾夫焉
耳故其於將死之日令家人移其夫櫃於東偏而
自沐浴盥櫛密縫其衣然後經於內寢嗚呼其自
珍至矣士君子身任家國時當危難其必竭力盡
心期於有濟誠不徒以一死塞責然亦必內揆之
身外揆之勢其猶或有萬一可圖則留其身以勉

圖之不然亦生不如死死且長恨而已況於婦人
其何能自必焉詹氏其知所自揆者乎惟時詹氏
之死兩族高其節烈咸奔走祭弔四方觀者如堵
事聞於官官府咸嘉歎之督撫爲表之曰玉骨生
香此康熙年事也迄今乾隆甲戌邑侯俞君
及鄉薦紳共謀重脩邑志凡邑之有善可風有長
可紀者皆獲畱姓字垂事蹟光簡冊焉吾族亦聚
商於祠堂簡數十年來之有軼行可志而未及志
者將以達之邑恍惚見婦人步於室中且聞太息
聲卽而視之實未嘗有人也衆皆擬之以爲是烈

婦詹云噫婦其猶有名之心夫子故追述其事而爲之傳云

僊霞嶺天雨菴戒碑

佛氏本無親之教僧徒爲法外之民而天地兼容并包聽其散處天下又或爲之建刹置產以養之亦以其誠能堅忍嗜慾空諸聲色衆生物我作平等觀是以邨墟窅遠或山嶺險峻之區亦賴其住持資其香火以憩息行人使之廣爲接待時濟飢馑非徒使飽煖逸居坐擁厚利居積貨賄以厚其私親私人故也僊霞嶺爲浙閩通衢關嶺盤回嶮

崩登陟維艱而行人絡繹不絕故前此部院諱之
芳李公總督浙閩駐節三衢之日於僊霞嶺中樓
建設天雨庵招僧住持關嶺前後實有田地山場
爲畜養僧衆伏事香火接濟行人之用意甚盛也
歷年滋多常住日富邇姦僧文奇等竊其肥潤假
貸居賄刮金佛面以遂私謀名爲出家實則室家
饒足託身空寂實則慾海沈迷猶復恣行凶橫多
作不法前經邑令宋覈實其罪追牒徒配而一時
漏網縱得復還潛住庵宇其徒效之皆以營私逐
利厚其私藏爲異時還俗娶妻之謀其與建庵實

產之意大相左矣適前部院李公之族孫大總戎某公鎮撫三衢廉其僧衆非法乃逐去之而更招僧介誠住守庵宇介誠所守泊然庶幾無蹈前轍矣夫佛氏之法身世皆夢幻泡影露電而所戒惟貪嗔癡所丐之食滴水難消且無許廣招生徒無得沿門抄化所寘田產僅許優給衣食躬耕自贍而已此皆

律令森嚴

天語煌煌而住持僧衆敢於借奉佛以營私託空門爲利藪此豈惟

國法之所不許亦釋迦之罪人也我大總戎李公
自蒞鎮衢嚴秉鑑清明存心仁恕釐剔弊端令行
禁止軍民咸被其惠謳歌徧矣茲更於天雨菴留
心革蠹以嚴事神以廣接濟是亦不忘其先德之
一端也吾等欲指此菴以識李公之德又以示住
持此菴者之永知所戒也因勒之石

金千兵墓誌銘

公諱廷貴其先松溪人自公之祖父始入籍浦城
世以謹愿聞公生而倜儻好尚氣誼不矜細行涉
書策不深求解善騎射多大略弱冠有事行伍遂

長百夫以材技拔校尉爲楓嶺營右司把總陞建
協中營浦城千總浦邑汛守遼闊兵民雜處慮有
不相能者公以法齊之所部肅然時浦令諱秉綸
張公清廉才幹自持風力落落寡合上下皆畏之
惟公臭味不殊文武和衷凡有庶言庶獄庶愼多
往來商確焉公頗廣交凡浦邑賢達者流及豪家
紳士無不交驩結納然或事干有司則雖與公密
契公未嘗爲於令請謁也張公以是益重公暨任
滿當遷秩晉階武德將軍入京待選而公以疾辭
退矣旣家居謝絕宦達不言居官軍旅事雅愛書

晝親文士以時治農事訓子而已暇則圍奕自娛

享年六十有八以疾終於正寢嫡配

某氏

氏先公卒

子魁妾

某氏

氏出承嫡後娶

某氏

浦城人女四長適

廖次適沈叔季未嫁魁從余受業勵志爲儒先是

嫡母之卒也魁致喪如禮不御酒肉及公之將卒

囑以不作佛事魁既奉命唯謹公卒魁哀毀骨立

寢苦枕由朝夕不離喪次見者爲之戚然謂爲自

苦嗚呼蓋公教也禮俗之壞久矣而此邦尤甚其

親死其子雖衰絰在身而飲酒食肉處內生子晏

如平日惟是作樂演劇以爲鬪喪設酒食珍餚以

延弔客崇事浮屠飯僧供佛一有所闕衆議譁然
故雖紳士之家讀詩書講道學之儒亦且從俗而
不敢違恬然不知所怪而公之子乃能介然特立
不爲所惑非公之庭訓有素又安能若是而斯世
猶得以武人目公也哉況公之分部於浦其德惠
有以及人浦邑之兵民至今猶稱道不置也公可
以不朽矣歲十月某日魁奉公櫬葬於楓溪城西
之龍井礪而以墓誌屬予予何足以誌公雖然惟
予知公之有子也因書以與之而爲之銘曰茲宅
惟公式正其終坵隴是崇承後嗣於無窮

贈中憲大夫朱鳳儀墓誌銘

士固不必其負異於衆而食報甚悠其隱德殆有以凝之歟抑侯之門仁義存在子孫固未有不欲稱揚其先者而掇拾一二善事以絲之則未必其皆實也二者無可徵徵之其家之長厚詩所爲詠麟趾也休寧

誥贈中憲大夫朱公諱世瑞字鳳儀世居邑之西鄉休俗喜懋遷多衣食於商賈公父諱文進卒於饒之樂平公扶柩歸葬文進公生子三人女二人公其長也少業儒累不得志家日蕭索乃壯遊漢

上漢上固南方都會而公又長於會計自是漸豐裕子四人皆先公卒諸孫偃然惟公拮据撫之及諸孫皆克家而公以壽終矣述公生平非有奇節然聞其撫二弟嫁二妹皆極肫篤其與人始終如一邑里間及漢上人凡知公者皆嘖嘖稱之是庸行之常公或其無歎也公生於康熙癸卯卒於雍正壬子享年七十配吳氏生於康熙乙巳卒於乾隆甲戌享年九十有一側室廖氏子四長國鎮以子貴贈中憲大夫配查氏次國鏞配楊氏次國鉅配洪氏季國鎰候選州司馬未授室四子皆先公

卒孫四長昌源以捐例起家至郡守謝未之任次
昌洲例貢次昌濶季昌濤皆國學昌源昌洲國鎮
出昌濶國鎮出昌濤國鉦出曾孫大棠大集大樂
昌源出大彬大森大林昌洲出大樸昌濶出大杰
昌濤出大棠大彬皆業儒元孫嘉熙大棠出嘉煥
大樸出公以孫貴

誥贈中憲大夫妣

誥封恭人引年

恩賜帛肉噫公福亦已厚矣食報亦已悠矣苟非
隱德何以凝此以觀公之孫曾皆英姿挺拔而振

振仁厚家庭雍睦靡有間謫則家風所承而先人
世德亦可睹矣乾隆丁丑三月三日諸孫昌源等
奉公及太恭人樞卜吉於邑西之享堂山而合葬
焉因屬絀爲之誌絀何以誌之亦卽其無以負異
於衆而食報甚悠者誌公之是有隱德焉可也因
銘之曰慶匪有極善惟其積海陽朱公寧必竒迹
觀迺子孫爰識公德存享遐齡沒膺
寵錫惟茲佳城奠公之魄澗水迢迢羣山脈脈與
德俱悠永世無斲

贈中憲大夫朱定侯墓誌銘

公諱國鎮字定侯海陽朱鳳儀公之伯子也幼沈
嘿寡嗜好靜立廉隅鳳儀公器之及弱冠豪邁多
偉略有昂昂千里之致宗慤長風馬援大器之思
父老以定侯字之其期之蓋甚遠也壯受室查氏
查亦純一孝敬克相厥家舉丈夫子二長卽今大
夫名昌源德輝君次卽今貢士名昌洲碧滄君也
定侯公旣巉立屹然而二子復魁梧特軼鳳儀公
方顧樂之顧迺長吉多才惠連不永越明年查亦
以情摯傷神相從地下矣公生於康熙甲子歿於
康熙辛卯享年僅二十八恭人查氏生於康熙乙

集賢堂
卷之八
三
丑歿於康熙壬辰亦享年僅二十八人多惜公之
才志不羣而不克永綏天祿又託鳳儀公之仁厚
而諸子皆夭謂天其不可問雖然夫天則胡可一
時問也德輝昆季皆撫於祖越二十一年而鳳儀
公卒又越二十二年而德輝君始膺

朝命列職選郡守追贈公中憲大夫妣查氏贈太
恭人又越四年而德輝昆季乃奉公及太恭人之
櫬擇吉兆於邑西之碣頭而合葬焉囑

紱誌之

以謂士夫之世興替何常天下之人不勝億兆執
一時之壽夭禍福以責定於天天帝不勝其瀆肆

一己之憤懣私臆謂天理必無可憑天帝亦不若是憐也德輝君室許氏生二子大棠大集繼室吳氏生子一大樂碧滄君室汪氏生子三大彬大森大林繼室程氏以公之諸孫皆嶄然見頭角是公且不朽第公以偉器不獲表見遽從奄逝若不能無憾因承命誌之且銘之曰公之壽何若是促促不惟公惟其人異乎人之鹿鹿天道靡常子孫旣昌貶贈煌煌墓左焚黃豈曰非福碣頭之陽公魄是藏惟茲山靈永爲阿護彌萬年於式穀承天之祐

呂母李太君墓誌銘

凡人必有表異於人斯既歿而其人可紀是微獨
男子也婦人亦然異非求隱怪也卽庸行之克敦
而斯人有過人者斯稱道不衰矣愚於江源樸齋
呂公之配李太君有足多者太君金盤處士諱德
美公之第三女也幼而失恃事繼母以孝稱撫諸
弟妹恩愛有加年二十歸樸齋呂公時樸齋亦已
失恃而樸齋之父世星公與其兄世壽公友愛誠
篤世壽公無子世星公迎養於家太君佐樸齋事
二尊人皆得其歡心稱孝無間家本貧薄樸齋恆

奔走四方以資孝養而家庭甘旨之辦則多悉委
太君會世星公卒於家而樸齋未及躬侍追聞訃
奔喪則送死之具附身附棺皆可無貽後悔已自
太君辦之矣樸齋泣謂人曰婦以婦道兼子道成
我多矣其居恆椎髻操作晨夕不怠故樸齋得以
肆志經營於吳楚閩浙間家業卒以豐裕皆太君
之內助俾無內顧憂者爲力多焉然送舅之終其
大節云樸齋好施與遇人有緩急輒傾囊濟之太
君以勤儉持家而視樸齋揮金則又從無難色蓋
見其大焉者也性和易溫柔知恕人責己處妯娌

妯娌雖以橫逆加恬然受之不知所競人益以此敬焉燕居撫子孫溫溫告語若惟恐怖之及少過失則諄諄訓迪不失義方使卒無非幾之貢及子誼等能代父事家益豐給樸齋年六十優游於家二老皤然孫曾繞膝家庭之福人爭羨之顧愚謂福誠足羨亦太君之生平有足多者事父母子道之常事繼母而能使之稱孝非體父心者未易能也事舅姑婦道之常事舅之伯兄而能使之稱順非體舅心者未易能也中饋之養常耳而能謹於送終則以夫之孝爲孝矣富家之吉常耳而不鄰

於吝嗇則以夫之德爲德矣疎姊姒而愛憐其子亦婦人之性固然如太君則所謂寬柔以教不報無道者歟是皆庸行之克敦而過人者卽已在是稱道宜不衰亦鄉閭懿範也太君生於康熙戊午卒於乾隆辛未享年七十有四生子三長誼次容次宇誼由太學生例授歲貢生容宇皆太學生女三長適程次適俞次適程孫八惟橙惟楊皆太學生誼出惟松惟梧惟槩皆容出惟柏惟椿惟森皆宇出孫女六曾孫五士輝士焯士煥士燦惟橙出士燮惟楊出誼等以孝友世其家而誼尤博學多

能時望推重之諸孫曾弦誦彬彬文學且日興用光世德矣先是樸齋公之卒也誼從程君子善爲卜宅本里西冲之新阡而曠其左以待太君孝廉余君德恬爲之墓誌太史沈君繼祖爲之篆額後七年而太君卒彤家謂其穴不可復動乃更擇某山卽祖姑兪氏孺人之墓旁而附葬焉彤家之說不敢知而今人合葬者蓋寡獨是予旣多太君之生平謂有可紀則不揣固陋而誌之因爲之銘曰心父之心孝稱繼母心舅之心是日能婦克相其夫厥家以富儉而非嗇順以從道橫逆不報用和

先後愛而不溺義方以就以從君子實可無疚卽
附葬於祖姑亦昭穆之不苟山靈式監知此誌之
非諛子孫保之亦可信斯銘之不謬

鄉進士吏部候選知縣泉溪諱德恬余公行

狀

公諱德恬字懷靜號泉溪世居婺源縣之沱川姓

余氏爲婺北望族其高伯祖諱啟元登有明萬歷

進士官大理寺正卿高祖諱泰元官福建參軍曾

祖諱翀漢郡庠生祖諱振球官霍山縣訓導父諱

有彬邑庠生公出紹其三伯父諱有陟後公生而

穎異讀書一日數行皆下侷儻有大志甫成童卽
畱心欲窮天人之祕其於濂洛關閩書旁及天文
律歷陰陽術數之學亦靡不深爲研究乃時出所
心得以質諸同人人罕能識蓋其中岸然遠也初
不喜辭章之學旣又念君子幼學壯行士生後世
匪科甲則進身末由是以明道紫陽亦由茲選況
人道未盡則學術無根吾惟不飾虛車則文章莫
非載道由是復俯首舉業要終無意覃思而根深
實碩膏沃光華其高步迥然軼羣近之亦可樹文
壇赤幟及弱冠受知於督學鄭魚門先生魚門深

器重之軫問如家人子弟歎賞良久旋食餼登辛
酉賢書公謂進用有堦益慨然以匡濟爲己任已
而公車屢北每取備卷終阨數盈暨辛未部例以
知縣選用歲甲戌同邑太學生王君又介景慕公
學謂宜必舒翰玉堂不當遽縈黃綬瞻金勸駕公
亦壯心未已再赴北闈又復下第南還中途就館
於亳丁丑再北場屋事畢搢紳傳誦其文咸以第
一人相擬及榜發無名公自以遺卷謁座主金檜
門先生檜門亦爽然拊膺惋惜謂子所取士未有
如子文者而荆璞終遺誰實使之則莫知其故也

因復囑留二旬冀獲特恩復選公恥類奔競以資
斧不給辭之而歸風塵憔悴於失意之餘及抵家
而形神已銷毀矣猶以不忘力學黽勉自持閱歲
餘竟以疾終牖下嗚呼公事親純孝而家世清白
生理蕭條父喪不克營葬舌耕養母勉盡菽水之
歡惟日不及而心念父櫃未獲歸土疏食泣血常
如居喪時乃留心青囊歷覽吉土八年而始獲買
地營宅兆焉其平生喜爲人遷葬蓋青烏雖一家
言而不欲人苟葬其親抑亦因己愛親之念爲推
致也其處兄弟恩誼誠篤事伯兄如事嚴父有事

多稟命焉撫其弟友愛備至而教誨恆嚴居恆戒子弟曰待己子反厚於父母之子此世之下愚汝曹當念之母相效也少受業於其族叔鳧望先生後鳧望以選拔留寓都中而其家甚貧公每輟館歸必候師母起居且時分館穀以供其困匱終身執弟子禮不衰嗟乎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是以服勤就養古禮等於君親而近日世情衰歇其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倫或尚少存梗槩究竟真意已漓至於師弟之間則更悍然無復略有恩情朝離函丈夕比路人甚且有講席未移而反眼視爲

讎隙者是雖今日之師非所以爲教故今日之弟子皆非所以爲學事有由然可無足怪然而亦已甚矣然則鳧望之所以得於公者夫必教澤之深湛有以致之而如公之不忘於師也其亦可以風末俗矣公自奉甚薄茹荼刻苦而好周卹人視人有緩急或傾囊給之不自爲生產計嘗館休邑城邑民有積逋爲官所拘急者公會舊相識卽開篋爲代償之此其一事餘難悉紀大抵有可利益於人則身引以爲分所當爲爲之了無德色人有陰受其福澤而終身不知者蓋其天性自然不由勉

強惟澹泊故足以明志惟寧靜故足以致遠其若
布沾沾小惠而欲恃此以傲福鬼神又或急自表
暴惟恐人不共知其善則公之所深鄙而不屑爲
也其奉先以敬凡遇家廟祭享則齊戒具修必虔
必潔臨蒞之際肅然若親見焉而於福利因果神
姦怪異之言則每痛闢之卓然不爲所惑其接人
以和鮮見恚怒人以橫逆相加往往受之不報子
弟或忿欲與較則必呵禁止之然於世故無所周
旋於富貴不能諂於貧賤不能驕雖接見厮養下
人亦溫溫似無所別白是以人頗易之以爲略無

邊幅至乃有關大節則所守果確不回其行之風
疾雷激不淹時刻又往往驚人意外惟是處貧艱
於材力故其志所欲爲之事亦多未克見於有爲
揆之公懷殆常歉憾然而心事明白表裏洞達磊
落光昌不事崖岸晝行夜寐無毫髮不可對人言
在鄉在邦雖婦孺亦皆共諒其衷腑尤善誘掖人
見人爭訟不置可否乃徐舉古人之至難處以勸
勉之忱懇動人使人意氣自消而止引接士人雅
意諄諄誨之惟恐不及雖受益與否隨其人之自
領而公之教思深矣教三子屬望甚殷若以不早

成名爲憾然亦不專責以科舉之業其意念所期有大焉者也喜藏書簞石屢空而儲書滿架盛暑祁寒手不釋卷凡六經及朱子綱目及近思錄皆手錄一過爲文根柢經史而皆從實踐體驗得之以故自抒所得下筆千言立就雄渾灑蕩令人不可攀躋而按之無不親切有味所著有名臣編歷年圖附識古文豐羽集藏於家其於天文樂律諸書推算之法尤爲獨有心得欲以傳之後學而難其人可惜也矣公生於康熙辛巳年二月二十二日歿於乾隆己卯年正月初六日享年五十有九

元配胡氏清華胡君日昇女有賢行勤敏節用家務毫不以累公使公得肆志讀書胡之內助爲多而中年早卒繼娶吳氏賦邨吳君永如女男三人長宜中次宜智次宜純皆元配胡氏出宜中娶西源邑庠生吳飛秀女宜智未娶宜純聘江坑國學生呂含大女女二人長女胡出適思溪俞富次女吳出未字孫男志昂宜中出嗟乎公之文章事業俱未獲大顯於時公之生平亦非有瑰意琦行可震驚於流俗然而學詣所就展矣大成志節所期超然自遠自有爲閭井所共稱鄉邦所共信者而

安得不傳諸永世也

愚

僕僕客遊鄉居日淺嚮未

及悉公爲人鳧望子表兄也每爲子言公誼至高時已心竊慕之後公之仲子來從子遊宜智生質沈潛至性純篤且有志聖賢爲己之學子甚喜之因叩其所存乃益信公之義方爲有素也方期會與公接膝深談其證所學必宜更各有新得可以互相發明己卯孟春接公凶聞震悼悲歎益悵吾道之孤暨仲春會宜智於藍渡館中宜智雖墨衰而骨毀斬然涕泣匍匐有如幾不欲生因嗚咽述公生平囑子爲狀嗚呼子亦安能狀公卽狀公亦

何足爲公重然公自足重則狀之亦未必不重也
旣感其哀誠遂忘譏陋而書此以畀宜智及其兄
弟以示子孫不忘且使後之修郡邑志者得有考
焉